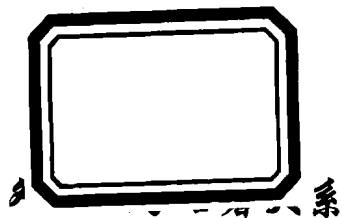


远离尘嚣

〔英〕哈代 著
汪良王丽 译





远离尘嚣

[英] 哈代 著
汪良王丽 译

南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离尘嚣 / (英) 哈代(Hardy, H.) 著; 汪良, 王丽译.
—海口: 南方出版社, 1999. 8
(外国文学名著大系)
书名原文: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ISBN 7-80609-802-X

I. 远… II. ①哈… ②汪… ③王…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4758 号

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03. 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 号华宇大厦 1201 室)

责任编辑: 赵云鹤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75

字数: 365 千字 印数: 1—10 000

定价: 29.00 元

前 言

在把这本书作为新的版本重新翻印的时候，我想起自己当年是在一本流行的月刊杂志《远离尘嚣》的章节中首次引用“威塞克斯”一词的，它源于英国的早期历史，引用的目的，无非是想用它来虚代那些一度曾残存于已逝的古王国中而且现在也仍旧存在的地区。我所计划创作的小说，主要是被称之为地方性小说，因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一定的疆域界定，以便使它们能有一个统一的地理活动背景。而仅仅某一个郡的区域，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空间来达到这一目的，同时还存在各种对于自己杜撰出的地名的非难，因而我采用了这一古老地名。人们都知道“威塞克斯”这一地名，但又都不甚清楚，甚至是受过教育的人也常常问我，它到底位于什么地方。但出版界和公众还是友善地接受了这一富于创造性的设想，并愿意同我一起混淆时代，假想在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生活着一群威塞克斯居民——一个有了铁路、一便士邮政制度、割草机和收麦机、联合手工工场、安全火柴、能读会写的劳动者和国立学校学生的现代的威塞克斯。但是，我相信我可以准确无误地说，直到1874年，这部小说中威塞克斯一词首次出现并代替同时期其它州郡名称之前，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当时的言论中都未曾出现过该词。因而“威塞克斯农民”或“威塞克斯风俗”的说法，是不会被误认为与威廉征服时代以后的事物有任何关系的。

我没料到在现代小说中引用这个词，会扩及到这些特殊的编

年史之外的章节中去，但它很快的被各地所采纳。首先采用该词的是现在的一家已经停刊了的杂志《考察家》，在其 1876 年 7 月 15 日出刊的一期刊物中，有一篇名为《威塞克斯的劳动者》的文章，这并不是一篇关于七国时期农耕事物的论文，而是关于西南各郡现代农民生活的一篇文章。

从那时起，我一度想用它来代替一个半真半假的农村景域的地名，就像现实存在的省份变得越来越扩大化一样。同时，这个虚无的地方也渐渐地被定格为一个可以居住、可以前往，可以从那里给报纸写文章以谋求功利的地方。但是，我想请那些善良、理想主义化的读者忘掉这一点，坚信除了在这几部小说中曾详细描述了他们的生活和言论之外，并不存在什么维多利亚时期的威塞克斯人。

另外，这个故事的大部分情节都发生在一个名为韦特伯里的村子里。虽然，这个故事是形成在一个相对而言较近的时期，而且似乎很容易能找到与本书所描述的环境、人物相似的地方，但如果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探索者是很难在现存的郡域中寻找韦特伯里村的确切所在的。

值得庆幸的是，那座古老的教堂遗址和一些古老的房子目前尚未被重建而且还保存完好^①。但那个在这一教区极富特色的老麦芽作坊，则在最近的二十年里已被拆除，同时拆毁的还有大量的曾一度为使用者终生产业的带天窗的茅草顶农舍。故事中的那座女主人公所使用的漂亮、古老的詹姆士时期的房子比其实际位置可能要相差一英里多，除了这点特征描述上的差别之外，那里的一切事物目前仍旧在日月穿梭的岁月流逝中矗立。据我所知，那个不久前还在破旧的木囚架前为众人玩耍的、似乎是经久不衰的“囚徒之垒”游戏，对于那些现在正在成长的新一代学童而言，已经变得很陌生了。至于用《圣经》和钥匙作占卜、圣瓦伦节被看

^① 这已不再是一个事实。(1912)

作是真心奉献的礼物、剪羊毛时共进的晚餐、长罩衫和收获节的庆祝等等，差不多都继那些古老的房子之后消失了。同时，这个村庄一度臭名昭著的好酗酒的名声也渐渐地淡化下去了。而这些变化的根本之处却在于那些仍还保持着地方传统、幽默的当地居民，在最近的日子里，已经被多少有点流动性质的劳动人口所取代。这打断了当地历史的连续性，对于传奇、民间传说、密切的社会内部关系、和稀奇古怪的人物个性的保留所造成的破坏比任何东西都更为致命。而这些必不可少的生存条件，正是世代代的人对某一块特定热土依恋的所在。

目 录

第一章	农夫奥克的叙述——一场意外的变故·····	(1)
第二章	夜晚——羊群——一部内景——另一部内景·····	(7)
第三章	骑马的女子——对话·····	(15)
第四章	盖博瑞尔的决心——拜访——过错·····	(24)
第五章	芭丝谢芭的离去——牧场悲剧·····	(35)
第六章	集市——旅行——火灾·····	(40)
第七章	重逢——胆怯的姑娘·····	(51)
第八章	麦芽作坊——闲谈——新闻·····	(55)
第九章	家园——一个来访者——半信半疑·····	(75)
第十章	女主人和她的伙计们·····	(82)
第十一章	兵营之外——雪——会面·····	(90)
第十二章	农场主们——规律——特例·····	(96)
第十三章	室内占卜——圣瓦伦丁节的瓦伦丁·····	(102)
第十四章	信的效果——日初时分·····	(107)
第十五章	早晨的聚会——又是那封信·····	(112)
第十六章	万圣教堂——万灵教堂·····	(127)
第十七章	集市上·····	(131)
第十八章	博尔伍德的沉思——后悔·····	(134)
第十九章	洗羊——求婚·····	(140)
第二十章	困惑——磨剪——争吵·····	(147)
第二十一章	羊群遇麻烦——口信·····	(154)
第二十二章	大谷仓和剪羊毛·····	(162)

第二十三章	日暮：第二次表白·····	(173)
第二十四章	同一个傍晚：在枞树林·····	(184)
第二十五章	新相识写真·····	(191)
第二十六章	草场边的情景·····	(195)
第二十七章	收蜂·····	(205)
第二十八章	蕨丛中的洼地·····	(209)
第二十九章	黄昏散步·····	(215)
第三十章	红彤彤的脸颊，泪汪汪的眼·····	(223)
第三十一章	愤怒的谴责·····	(229)
第三十二章	众马长行之夜·····	(239)
第三十三章	阳光下的信使·····	(248)
第三十四章	骗子还乡·····	(258)
第三十五章	在楼窗边·····	(270)
第三十六章	狂欢——财产濒危·····	(275)
第三十七章	两人同在风雨中·····	(284)
第三十八章	两个孤独的人相遇雨中·····	(291)
第三十九章	归途中的哭泣·····	(296)
第四十章	在赶往卡斯特桥的路上·····	(301)
第四十一章	怀疑接到的尸体是芳丽·····	(309)
第四十二章	约瑟夫与他的运载在鹿头客栈·····	(321)
第四十三章	芳丽的复仇·····	(334)
第四十四章	树下的反应·····	(347)
第四十五章	特洛伊的浪漫情怀·····	(356)
第四十六章	滴水嘴及其功绩·····	(361)
第四十七章	海岸边的历险·····	(369)
第四十八章	疑窦顿生难消除·····	(374)
第四十九章	奥克的升迁带来了希望·····	(380)
第五十章	羊市——特洛伊碰了他妻子的手·····	(387)
第五十一章	芭丝谢芭与骑马侍卫的谈话·····	(401)

第五十二章	聚会的途程.....	(410)
第五十三章	战斗开始——立见分晓.....	(422)
第五十四章	惊恐之后.....	(435)
第五十五章	次年三月——芭丝谢芭·博尔伍德.....	(440)
第五十六章	孤独的美人儿——一切过去之后.....	(445)
第五十七章	雾蒙蒙的夜晚和清晨——尾声.....	(456)

第一章

农夫奥克的叙述——一场意外的变故

当农夫奥克微笑的时候，他的嘴角向两侧拉长，差不多触到了耳朵，而他的眼睛则眯成了一条缝儿，眼角的皱纹便分岔似的四外蔓延开去，就如几笔画成的日出时漫射大地的光线。

他的教名是盖博瑞尔，在工作的日子里，他是一个有正确判断力的年轻人，动作敏捷，穿着得体，并具有众所公认的良好品质。而在星期日休息时，他就成了头脑昏迷，行动拖沓的人，还不时要受到他那上等料的衣服和肥大的雨伞的束缚。总的说，他感到他自己在道德和精神上仿佛是那种教区的教徒与处在社会底层的酒鬼之间的老底嘉中立区里的人——那就是说，他也去教堂，可当其他的教徒们读到尼西信条时，他却偷偷地打起了哈欠；在他想听布道时，脑袋里却琢磨着晚餐的菜肴。如果用公众观点这杆秤来衡量他的品行，在他的朋友或批评者们勃然大怒的时候，他会成为一个非常坏的人；在他的朋友或批评者们心情好的时候，他也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人了；而在他们既不生气也不高兴的时候，他又成为一个道德色彩黑白相间的人。

由于他的劳作日是星期日的六倍，因此他穿着劳动服时的外表尤其有他自己的特色——在他的邻人们来看，他的这身打扮似乎是一成不变的，他戴着一顶低檐带顶的毡帽儿。由于系得太紧而使帽子的边缘在底部有些向外翘起，这样是防止在大风天刮飞了帽子。他身穿一件杰克逊式外套，双腿套着一副普通的皮护胫。他的靴子很大，给每一只脚都提供了足够大的空间，其结构

也是如此密实，甚至任何一个穿它的人在水里站上一天也感觉不到潮湿——制鞋子的人责任心非常强，为了保证鞋子的尺寸和结实度，不惜在剪裁上努力地作一番弥补。

奥克先生随身携带着一块可以称之为小银钟的表。也就是说，就形状和意义而言，它是一块表，但在尺寸上来看却是一个小钟。这块表的年头儿甚至比奥克的爷爷还要早上几个春秋，并且不是走得太快就是干脆不走。表的小针也偶尔在针轴上打滑，因此，虽然表的分针指示很精确，却无法由它断定到了几点。针对这块表好停的毛病，奥克的补救方法通常只是摇一摇或敲一敲，而要弥补其它两个缺陷，他只有通过不断地对太阳或星星的位置进行比较和观察了，或者把脸贴在邻居家的窗子上，直到他能清楚地看清里面那只绿面钟表上的时间。或许我们还可以再谈谈奥克的表带儿，由于它位于腰带上有点偏高的位置，因而掏起来极为不便。（其实奥克的腰带也高高的系在背心的下面）掏表时必须努力地把身体向一侧拉，由于用力而使他的整个嘴和脸都挤压成通红的一团，简直就像在拉出一只水桶一样通过表链把表拉出来。

但是对于一些细心的人，如果在十二月份的某一个阳光明媚、温暖和煦的清晨，看见奥克穿过他们的田地时，或许会对奥克产生些远远不止于以上那样描述的看法。从他的脸上，人们可以发现：一些属于年轻人的色泽和线条已滞留为成年人的阳刚之气，但在他些微的言谈举止中仍保留着孩子的气息。如果能对自己的身高和体态适当加以关注和修饰，他的外表看起来也完全能够引人注目。但是在某些方面上对于男人而言，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他的头脑往往比他力大无穷的体魄要更让人信赖，也就是说通过他们的言行就可以确定他们的真正地位。他身上不乏少女的安静、羞怯，看起来就好像在整个世界空间内都没有任何远大的目标。奥克谦逊地走着，他微微有点驼背，但由于弓着的双肩，看起来却颇为明显。这对于一个过于依靠他的外表而不是他的良好

穿着的能力来获得评价的人而言，确实是一种缺陷，而对奥克来说却并非如此。

奥克正处于人的一生中青年时期已经结束而真正成熟却刚拉开帷幕的年龄段。他正处于阳刚之气不断增长的人生最美好时期。

走出了由于青春的冲动而不加分别的情智混乱的岁月，把理智和情感逐渐区别开来。但由于偏见的个性，他还没有达到在妻儿和家庭的影响下把感情与理智综合起来的阶段。简而言之，他还是一个二十八岁的单身汉。

这天早上，他就在那块毗连一个叫诺科姆的山脊的田地斜坡上。通过这个山脊的山嘴有一条从埃米斯特到乔克——纽顿的大路。奥克随意地向灌林树篱那边扫了一眼，却看见在他前面的斜坡上下来一辆装着弹簧的四轮马车，车身漆黄，装饰华丽，由两匹马驾车，旁边走着一位竖着鞭子的车夫。马车上载的是家庭用品及窗台上摆设的花草，而在所有这些物品的顶端坐着一个年轻漂亮、魅力十足的女子。奥克看到这些情景还不到半分钟，这马车便正好在他面前停住了。

“小姐，马车后面的尾板丢了。”车夫说道。

“我听到它掉下去了。”那姑娘用柔和但很果断的语气说道，“我们爬坡的时候，我听到了什么东西发出的响声。”

“那么我回去找找吧。”

“去吧。”她回答道。

那马有趣地老老实实站在那里，车夫的脚步声越来越远，不一会就消失了。姑娘端坐在满车的物品上面，一动不动，周围放着一些腿脚朝上的桌子、椅子，而她却正靠着一个橡木的带背长椅，在车前端装饰性地放着几盆天竺葵、桃金娘、仙人掌，还有一只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所有这些也许都是从一个刚刚搬空的房子里拿出来的。在一个柳条编筐里还趴着一只猫，透过编筐半开着的顶端，它正半睁着眼睛善意地望着周围的那些小鸟儿。

这位标致的姑娘无聊地在她的位置上等待了一会儿。唯一打破这寂静的是金丝雀在它的囚笼的栖木上上上下下跳动的声音。姑娘凝神向下看了一会儿，不是看那只鸟，也不是看那只猫，却在看一个放在它们中间的长方形的用纸包着的包裹。她扭过头来，想看看车夫是不是回来了，而车夫似乎连影子都没出现。于是姑娘重新看着那个包裹，她似乎在琢磨着那包裹里到底是什么东西。最后还是忍不住把它拖到膝上，解开包裹表面的纸，里面却是一个小型的旋转式梳妆镜，她在镜子里凝神地端详着自己，最后微笑地绽开了双唇。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阳光把她穿的那件深红色的短上衣映得就像一团火一样，还在她那美丽的脸和乌黑的头发上涂抹一层柔和的光泽。她身边的桃金娘、天竺葵、仙人掌更显得清新碧绿。在这样一个叶落草枯的季节，它们给这一切——马、马车、家具和姑娘笼罩上一种柔和如春的特殊色彩。是什么使她在麻雀、乌鸦还有这位未被发觉的独自旁观的农夫的注视下执著于如此的举动呢？那如此虚假的笑容难道是为了检验一下她拿姿作态是否是魅力十足吗？谁也不能知道，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到最后，她终于情不自禁地真笑起来，脸上有些发红。而当她看见镜子里自己发红的脸时，脸上就更加绯红起来。

卧室里的梳妆换到在户外旅行中进行，这种行为的一贯地点和必要场合的变化，倒给她这虚掷时光的举止以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新奇感。这是一个绝妙的场景，女人的那种习惯性的弱点毫无顾忌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这又给其固有的本性披上了一种崭新的色彩。虽然奥克一向以宽大为怀，但看到这场景之际，仍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嘲讽性的结论：她根本没有什么照镜子的必要，她没有整理一下帽子、或拍一拍头发，甚至都没有试图抚平任何一处皱痕，或是作出一个动作来表明她照镜子的企图。她只是在观察着自己，把自己当作天然造化的女人世界里的精品，她

的思想似乎是沉醉于一种梦想、一部正在上映的有男人参与演出的戏剧——这是一种极有可能的成功的展望——那微笑则是堕入情网满足幸福的缠绵的流露。当然这些都只不过是揣测而已。所有这些举动都是漫不经心的。而这些不加思考的行动也表明它根本没有什么特定的目的。

车夫返回的脚步声传来了，她把镜子重新用纸包起来，一切又恢复了原样。

马车走过之后，盖博瑞尔也离开了他偷窥的地点，跟在马车后面沿着大路朝着山脚那边的栅栏式过路门卡走过去。在那里他发现了他所期待的目标——那辆马车，正由于要交纳过路税而停了下来。在他距离过路门卡大约还有二十步远时，他听到了他们之间的争执。原来是马车与过路门卡收税人之间为了两便士而引起的争论。

“太太的侄女就坐在车上这堆东西上面，她认为我付给你的钱已经足够了，你这个吝啬鬼，她决不会同意多付给你一个子儿的。”马车夫说道。

“很好啊，那么你们太太的侄女就别想打这儿过去了。”门卡收税人一边说着，一边关上了门卡。

奥克看了看这个争论者，又看了看另外一个，不禁陷入了沉思：在某些事情上，两便士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三便士作为钱而言或许还有点价值——差不多等于他一天的工资了，要是那样的话或许还值得一番讨价还价，可两便士……“嗨”，他一边说着一边走上前去，手里拿着两便士递给了门卡收税人，“让这位年轻的姑娘过去吧”。然后他抬起头来看了看那姑娘，她听见了他的话，低下了头。

盖博瑞尔的相貌可以说是恰好处于一个他曾去过的教堂的窗子里所描绘的圣徒约翰的英俊和犹大·伊斯卡里奥特的丑陋之间，几乎没什么地方能让人瞧得上眼、称得上是超凡脱俗或者哪

怕猥琐低下。那穿红短上衣，头发乌黑的少女想必也是这么想的，她心不在焉地扫了盖博瑞尔一眼，就吩咐她的车夫继续赶路了。也许那短暂的一眼就已表示了对他的谢意，可她什么也没说，也许是她觉得实在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他的帮助虽然得以让她通过了门卡，但很显然也让她丢了面子，而我们知道这正是大多数女人最忌讳的事儿。门卡的守门人注视着正在走远的大车，“真是一个漂亮姑娘。”他不由对奥克说道。

“可她也有她的缺点。”盖博瑞尔说道。

“这倒没错，伙计。”

“而她最大的缺点就是……嗯，一向都如此的缺点。”

“是讨价还价，嗯，对吗？”

“噢，不。”

“那是什么呢？”

盖博瑞尔似乎有点儿被那漂亮赶路人的漠视激怒了，回过头来瞥了一眼自己偷窥她的举动时藏身的灌木树篱，说道：“虚荣心。”

第二章

夜晚——羊群——一部内景——另一部内景

这是圣托马斯节前夕的午夜时分，也差不多是一年之中最短的一天。从北面那座小山刮来了凄冷的风，而那儿，正是前些日子奥克曾经在阳光下看见那辆黄色马车和它的女主人的地方。

诺科姆山——诺科姆牧羊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位于埃米斯特一个小镇的东北部，它能使任何过往行人都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似乎自己正置身于一个这个地球上根本无法毁灭的地方。这是一个普通的由白垩和土壤构成的山包——地球上那些轮廓平滑、凸出隆起地形的一个寻常标本，在某些激烈变动的日子里，即使是那些高山峻岭和令人目眩的花岗岩石都轰然倒塌，它也能依然保持原样不动。

山的北坡覆盖着一层浓密的山毛榉林，由于经年累月，地面上已经积满了厚厚的腐烂的枝叶。树林的顶端在山坡与天际之间划出一道弧线，像是一道长而浓厚的鬃毛。今晚，这片树林在疯狂的飓风中护住了南面的山坡，狂风猛烈地袭击着树林，发出歇斯底里式的隆隆雷吼，而在穿过树林顶端的枝干后，却弱化为低声的哀鸣。沟壑中的枯叶在同样的风浪中剧烈地抖动，偶尔一股气流卷着几片残叶打着旋飘过草丛。在这仲冬时节，林中仍有一些晚生的叶子顽强地挂于梢头，忽而几片飘零，轻快地拍击树干，发出阵阵喧嚣的吵闹。

在这半林半裸的小山和模糊、静止的地平线间，站在那隐约可辨的峰峦之巅俯瞰大地，凝望这神秘幽远的阴影——这里发出

的一切声响似乎都是在揭露某种与这块土地相吻合的东西。山坡上稀疏地覆盖些细草，不同强度和性格的风撕扯着它们——有的使劲地摩擦草叶的尖顶、有的则剧烈地耙过草坪、还有的则像柔软的扫帚轻轻地滑过草面。而此刻人类的本能只能是静静地站立，侧耳谛听左右两侧树林的相对哭嚎或那种像大教堂唱诗班相互间有节奏地对唱的曲调。灌木树丛和其它一些矮树也在背风处和着节拍，发出娇娇弱弱、如哭如泣的低吟，倏然间又骤然南去，不闻一点声息。

夜空晴朗——超乎寻常的晴朗——满天繁星浑然一体地闪烁、跳动，节奏井然。此刻，北极星正顶风而居，大小熊星座自入夜以来就绕着北极星向东旋转，现在正好和子午线形成直角。在这里，一眼就可以看到在英格兰通常只能在书本中描绘而很难亲眼目睹的真正的繁星异彩。最灿烂的天狼星闪烁着冷冷的清辉，被称为五车二的星星则黄光耀眼，毕宿五和参宿四却像跳动着的火红的音符。

如果一个人，在这样一个晴朗的午夜时分独伫于山顶，似乎连地球自西向东的自转都能成为一种可感知的运动。这种运动可以通过地面上相对静止的具体事物。看那漫天繁星缓缓地移动而观；也可以通过登高望远、扩大视野或风向的流动而感；还可以通过独居孤处时审视。但是不论是什么原因，这种独处翱翔时的感觉却是生动而持久的。运动中的画意诗情，是经常使用的字眼，如果想要享受这天高世远的愉悦，一定得站在这夜深人静时的峰巅，以超凡拔世的胸怀，忘却那些昏昏沉睡、置此一切于不顾的芸芸众生，安静而耐久地在这庄严的星群中漫游。在这样一个静夜空观后，你简直难以重返尘世，难以相信如此速进的庄严之感竟是出自于一个如此微渺的凡人之躯。

忽然，附近传来一连串出人意料的音符，悠悠然直逝入渺渺夜空。狂风根本不会发出如此清晰的声音，大自然也不会发出如